

# 于右任趣事

●李遠榮

## 嘉許侄女敢剪短髮

一九八九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二十日是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一百一十週年誕辰。他的侄女高齡七十三歲的于惠霖女士回憶她少年時代在老家陝西三原縣沐受大伯父于右任教澤，至今未能忘懷。于女士說：

「二十年代中，婦女解放風潮波及閉塞的渭北三原。一天，我與堂妹于棟把長髮剪去，梳成短頭髮，頓時遭到嘲諷。我們去見大伯父、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他拍拍我們的頭，笑咪咪地對着四座賓客和僚屬大聲說：

「很好，很好！梳短髮，你們進步了！」當即又獎我們一串風味名點窩窩饅。于司令誇獎剪髮的事一傳開，三原縣城和鄰近縣的年輕婦女紛紛剪辮梳短髮了。」

于女士又說：

「大伯父思想開明的事例很多。一九二七年初春，姐姐惠珠和姐夫陳家珍（時任國民軍鄧寶珊部政治部主任）在西安中山學院舉行婚禮，主婚人是大伯父，證婚人中的一位是蘇聯顧問阿斯

曼諾夫，中外賓客有一百多人。大伯父革故鼎新，甚至連姐姐新娘婚紗也沒叫披，新郎新娘一起朗讀「總理遺囑」，然後由弟弟于俊領唱「國際歌」。真是別開生面。」

## 思鄉戀親鄰近感動

于女士說：「大伯父尊敬長輩是出名的。他二歲喪母，是由我們二房祖母房太夫人一手撫養成長的。後來他在南京做國民政府監察院長，還經常回三原老家探望養母。二祖母病逝，大伯父奔喪回鄉，一進門就跪拜在地，失聲慟哭。他這種思鄉戀親的摯情，使鄉親們極為感動。」

任職醫生的于惠霖女士現已退休，他和老伴，杭州商學院教授崔邁農安度晚年。

一九八二年，她加入民革，一九八八年去南京謁中山陵，舊地重遊。她還去上海與滙文女中時代同學、上海業餘科技大學校長王祖壽學長聚首。祖壽是嚴家淦的弟媳婦。

在紀念于右任一一〇歲誕辰之際，于惠霖夫婦念念不忘大伯父的形象：

胸垂三尺美髯，瀟灑飄逸；

頭蓋中央高出一道梁，睿智慈祥。

于女士最後深情地說：

大伯父他老人家生前書贈蔣經國先生一幅名

聯：

「計利當計天下利，  
求名應求萬世名。」

## 收養女懲偵緝處長

于右任和邵力子在南京時常去夫子廟一帶閒逛，體察民情。有一天，兩位老先生來到座落在貢院東街的大集成酒樓。他倆每回來此，都是一位楊州姑娘前來招待。這位姑娘年方十八、九歲，長得秀麗俊俏。但今日却不同往常，她那強作笑容的臉上總是流露愁容，眼圈紅紅的，像是剛哭過。于右任感到納悶，便向姑娘問道：「姑娘，你有啥難事？還是家裏發生了什麼不幸？」見她低頭不語，邵力子也說道：「有難事，盡可對於院長說，他會為你排憂解難的。」姑娘「哇」地一下哭出了聲。

原來，姑娘是揚州東鄉江都大橋人，自幼失

去雙親，隨着兄嫂長大成人。兄嫂在南京升州路開一家理髮店。十七歲那年，其兄託人在大集成酒樓給她謀了個女招待的差事。因為姑娘有幾分姿色，前些時候，被隨園路憲兵司令部的偵緝處長一眼看中，要娶她為妾。這位處長便請奎光閣茶社老板王國宏出面找大集成酒樓老板說媒。大集成酒樓老板那敢違抗，只好去找姑娘的兄嫂。她的兄長極力反對，但見利忘義的嫂孀却背地裏找到「奎光閣」老板，私下包攬了這門婚事，收了定禮。這位偵緝處長不日就要來迎親了。

于右任聽到這裏，頓時火冒三丈，當即就叫「大集成」老板去把「奎光閣」老板王國宏找來。當「大集成」老板去找王國宏的時候，于右任和邵力子商量：「日後恐怕那個偵緝處長不會善罷甘休，你看下一步棋怎麼走法？」邵考慮了一下道：「我有一計，你乾脆認這姑娘做義女吧！」

待王國宏一到，于右任就問：「茶社大老板怎麼也做起大媒人來啦？」王國宏賠着笑臉答道：「小的不敢，這都是偵緝處長要小的效勞。我一個開茶館的，得罪不起啊！」于右任厲聲道：「得罪不起，這強占民女之罪，你得罪得起嗎？」又問：「姑娘自己同意了嗎？」王答：「不同意。」于說：「她為什麼不同意？」王答：「姑娘說偵緝處長大她三十二歲，而且已娶了三房太太了。」于問：「如果把你的姊妹或女兒嫁給一個比她大三十多歲的老頭兒，你是情願還是不情願？」王答：「小的當然不願意。」于說：「那好，中國有句俗話，叫做『解鈴還須繫鈴人』，

請你去把這門親事退了！」王國宏剛要走，邵力子上前道：「今天于院長要招認這姑娘做義女，就請王老板給張羅一下吧。」王國宏一聽，不禁目瞪口呆。

王國宏奉于右任之命退掉婚事後，偵緝處長惱火至極，却又不肯聲張，終日閉門不見客，也不去憲兵司令部辦公，請假說是病了。不過他還不甘心，過了幾天，他仗着是谷正倫的心腹，去找谷正倫。谷安慰他一番後說：「現在更難辦了，因為于老頭招認她為義女了，別說你我之輩不能惹于老頭，就是委員長也得讓他三分啊！」這樣，偵緝處長才算死了心。

### 報國填滄海念忠良

朱少屏青年時代即赴日留學，在日本參加了同盟會，在日期間與孫中山、黃興、廖仲愷等過從甚密。

朱少屏回國後，任同盟會坐辦，繼續從事推翻清政府的地下革命計劃。一九一〇年辛亥革命爆發，他與陳其美（英士）攻打製造局（清廷在上海的兵工廠），組織滬軍都督府，任總務科科長。

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朱少屏應孫中山先生之邀，前往南京襄助總統府任秘書。

朱少屏曾協助于右任創辦民呼、民吁、民立等報。首先出刊的是『民呼報』，旋即宣傳反清鼓吹革命而遭取締，乃改名為『民吁報』。有人問于右任為什麼要改為民吁，他答道：這是欲哭無淚，因此從『呼』字中去掉兩滴眼淚。不久

『民吁報』又遭取締，又改名『民立報』，並改由朱少屏擔任報紙發行人。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朱少屏在上海與劉湛恩、林語堂等同組國際友誼社（Cosmopolitan Club），聯繫中外報社記者，出版刊物名為『Facto』（同聲），着重揭露日寇違反國際法，屠殺平民、轟炸非軍事目標等一系列暴行，因此觸怒了日寇。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朱少屏在馬尼拉任領事期間，被日軍殺害。

一九四六年在上海浦東同鄉會舉行的「朱少屏追悼會」上，當時年近古稀的于右任從南京冒暑趕到參加並講話，追憶青年時代共同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經歷。

而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八日南京公祭駐菲律賓總領事館死難烈士時，于右任說：「領事朱少屏係中國革命黨老同志，辛亥革命前即與余共事於神州。凡有關國際問題及我國對外交涉事件材料之搜集與整理，皆由朱君任之，勤懇幹練，至可稱許，其後一度任『太平洋報』經理，遂致力於寰球中國學生會，為全國求學國外之青年服務。此次與楊光泐殉國難，尤可傷悼。」

舉行公祭時，于右任還送了親筆書寫的輓聯

「報國填滄海

成仁重泰山」。

### 撰從軍樂反帝愛國

于右任青年時期即懷有反帝愛國思想，提倡

新學。繼而追隨孫中山先生，主辦一些刊物，鼓吹民主革命。

于右任大約在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侵華前後寫過一首『從軍樂』，很好地反映了他青年時期的反帝愛國思想。詩如下——

「中華之魂死不死？中華之危竟至此

同胞，同胞，

為奴何如為國殤，碧血爛斑斑照青史！

從軍樂兮從軍樂，生不當兵非男子

男子墜地志四方，破壞何妨再整理

君不見白人經營中國策愈奇，

前畏黃人為禍今俯視。

侮國實係侮我民，

心心視視胡爾為？

吾人當自造前程，依賴朝廷時難俟

何況列強帝國主義相迫來，風潮洶

惡廿世紀。

大呼四萬萬六千萬同胞，伐鼓擡金

齊奮起！」

青年于右任在這首『從軍樂』裡，以激憤之情，動員千萬民衆起來鬥爭。擺脫對清政府的幻想，反對列強的掠奪，拯救中華，重建新天地。

這比晚清那些空白愛國傷時之作，更具積極意義。

### 對聯護送青年投軍

一九二四年，黃埔軍校第二期招生時，于右任當即帶領五十多名陝西籍青年學生去廣州報考。由於交通不便，當他們到達軍校時，報名早已截止。

青年們雖再三向招生負責人說明情況，要求通融照顧，結果仍被拒之門外，一個個無精打彩地返回向于右任訴苦。

于右任聽後淡淡一笑，說：「不要緊，有辦法。」立即取來筆硯書寫對聯一幅，上聯為「登高望遠海」，下聯是「立馬定中原」，隱含打倒列強、除軍閥之意。

高舉，他叫人將對聯直接送給蔣介石。因為這對聯也是對蔣介石的恭維慰勉，蔣看後非常高興，馬上把錄取新生的負責人找來，說：「于右任先生送來的陝籍學生，一律免考錄取。」

杜聿明等遂全部入校。

### 讓我想女名想想

于右任第二個女兒叫于想想，這個名字頗怪。為什麼取這個名字？原來，在這個孩子出世時，于夫人讓于右任給她取名字，于右任說：「讓我想想。」接着又說：「就叫『想想』吧。」

他的秘書張庚由後來好奇地問他，「想想」二字有什麼特別意義，于右任答道：

「雲想衣裳花想容，『想想』豈不是個好名

字！」

### 被裏被外為鬚煩惱

于右任有一把漂亮的大鬚子。有一天，他遇到一位小女孩，這位小女孩對他的鬚子感到興趣，天真地向他打聽道：「你睡覺時，這一把鬚子是放在棉被外面還是棉被裡面？」于右任一時答不出，只好說：「改天我再告訴你。」

那天晚上，于右任失眠了。他先把鬚子放在被子裡，感到不對勁；又把鬚子挪到被子外面，也覺得不對。

第二天晚上乾脆不去想他，睡到半夜時起來小便，看到鬚子是放在被子裡面，他很高興，以為有了正確的答覆，可是睡到天亮時起床，卻發現鬚子是在被子外面，他終於弄清楚，他的鬚子有時在被子外面，有時在裡面，他最後給那女孩子一個滿意的答覆。可見于右任做人很認真。

### 感謝濂溪未忘老朽

一九六一年三月，章士釗由香港探親回到北京，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說：「鬚子（對于右任的暱稱）最近給香港吳季玉先生來信說：『今年是我妻八十壽辰，可惜我不在大陸，今年她的生日一定很冷落，不會有人理睬她的。想到這點我十分傷心。』鬚子的這種心情，請總理予以注意。」

時隔不久，國務院秘書長羅青長即着人將此信轉送給于右任在大陸的女婿屈武，並說是周恩來吩咐把此信轉給他，並請他到西安去，以女婿

的名義向于夫人高仲林祝八十大壽。

屈武思忖，于夫人的壽辰是陽曆二月初九，算來已過了一個星期。屈武把這個情況告訴羅青長，並說陝西風俗可以補壽，請羅請示周恩來，是否可以到西安補行祝壽？周恩來很快答覆同意爲于夫人補壽，並指示屈武要把兒子北大和梅君一同帶去。並查問于右任在國內還有沒有親人？屈武回答：于右任在上海還有一個外甥名叫周伯敏，任職上海市政協委員。周恩來叫屈武通知周伯敏來北京會合。屈武、屈武之兒子、媳婦、周伯敏四人同赴西安，爲于夫人籌辦了一個盛大的祝壽典禮，熱鬧非常。

祝壽完後，屈武回到北京，向羅青長匯報了情況，並送了一張祝壽合影，請羅青長轉交周恩來。周對這次祝壽的情況很滿意。要羅青長告訴屈武：「給予先生寫封信，把西安祝壽的盛況告訴于先生。把照片也寄去。」

屈武打算照辦，他信在信中指出這次祝壽大典是周恩來的安排，但在信中又不便提周恩來之名，因礙於政治的敏感。

屈武思來想去，苦於沒有好的辦法。「山窮水盡」中，忽然想起岳父的老朋友邵力子。邵力子博學多才，也許有好的辦法。

屈武到邵力子家中，說了自己的這番苦慮。邵領首思索了一會，說：「有辦法的，有辦法的。你寫信時把周恩來三字改成濂溪先生就行了。」

說着，邵力子講述了「濂溪先生」的來歷：「抗戰期間在重慶，我和于右任住在一起，經常談論歷史人物，最常談的是北宋名儒理學的奠基人

周敦頤。周敦頤在廬山蓮花峯下的小溪上築室講學，因以故鄉湖南道縣都龍嶺之濂溪爲其小溪名，人稱周爲濂溪先生。當年我和于右任談到周恩來時，總是隱稱其爲「濂溪先生」。你在信上寫這個名字，于右任一看，就曉得是指周恩來，而別人看到是不會聯係到周恩來身上。

這封信轉由大陸來到香港，交吳季玉轉給于右任。

吳季玉和于右任是摯友，每年的農曆三月，都要由香港去臺北爲于右任祝壽，這次去臺回港後，給屈武來信說：于先生收到你的信、照片及壽禮，高興到了極點，與往年給他祝壽的情緒大不相同。在壽宴上，老壽星滿臉春風，他感慨地說：「濂溪先生那樣忙，還沒忘記老朽啊！」

屈武接到吳季玉來信的第二天晚上，適遇周恩來出席匈牙利藝術團訪華演出晚會。正好屈武負責接待這個藝術團。屈武就趁這個機會，向周恩來匯報了吳季玉來信的情況，着重說明了于右任收到信和照片後的喜悅心情。周恩來很認真地聽完，高興地說：

「只要于先生高興，我們也就心安了。」

周恩來此舉到底是出於好意？還是另有政治目的？這不屬於筆者研究的範圍之內，只好讓讀者去判斷。但在寫于右任先生的傳記時，這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又不能不記上二筆。

### 不可隨處小便傳奇

于右任爲一代書法大家，他的書法被近人目爲不可多得的神品。早在三四十年代，他的字即

被方家珍愛。

國府在重慶時，于右任有一位很熟絡的朋友某君，已經得到過于右任的多幅書法作品，但仍「貪得無厭」尋且「持熟賣熟」，一再代戚友向于右任索書，于右任不勝其煩，但却也不便發作。

一次，某君又登門求字，于右任並不推却，立即揮毫寫了「不可隨處小便」六個大字，而且莊而重之地具了上下款，鈐了印記。

他心想，某君大概不會拿這樣不雅的條幅去張結居室，以後「知難而退」吧。

某君欣然取去字幅。不久後他將裱好的這條幅帶到了于右任家，並連聲稱謝。

于右任一看，只見是自己手書的「小處不可隨便」六字，不禁愕然，原來，某君將字幅經過「剪裁」，稍爲顛倒了原來的順序，「不可隨處小便」就成了能登大雅之堂的箴言式的「座右銘」了。

### 老朋友居然不賣賬

于右任和楊虎城在陝西靖國軍時代是部屬關係，于右任是陝西靖國軍總司令，楊虎城先後任第三路第一支隊司令和第三路司令。他們在討袁（世凱）、反段（祺瑞）、驅陳（樹藩）、逐陸（建章）等反對北洋軍閥的鬥爭中，有深厚的友誼。一九二九年，十七路軍入陝後，楊虎城被任命爲西安綏署主任兼陝西省政府主席，軍政大權，集於一身。於是，于右任借楊以自重，儼然以南京政府中代表西北方面的唯一人物自居。

「西安事變」發生後，于右任和其他中委力主召開中常會和中政會緊急聯席會議，研究對策。

在會議將近結束時，張繼提出：請于右任代表政府去西北宣慰西北軍民。于表示願往。於是又通過以于右任為「赴陝宣慰使」的提議。

于右任認為楊虎城和他相交甚厚，此行一定受歡迎，定能收到預期效果。所以他開完中央聯席會回到官邸，就對秘書王陸一說：「這次代表中央，赴陝慰問軍民，憑我和虎城的公誼私交，一定是馬到成功，凱旋回京。你速作準備，並約伯英（張鈞）同往。」

于右任奉派後，即偕同張鈞（前陝西靖國軍副總司令）、王陸一、曹世英（前陝西靖國軍第三路司令）以及馬青苑、畢梅軒等人，以「赴陝宣慰團」的名義於十二月十七日離開南京，十九日清晨抵達潼關。十七路軍第七軍軍長馮欽哉派人到潼關招待。

于右任抵達潼關後，即電楊虎城派車接他。楊電交給張學良看，並對張說：「于右任要來西安宣慰咱們了。」張問楊打算怎麼辦？楊說：「不理他，讓他住在潼關去！」張贊同楊的辦法，並說：「給他吃個閉門羹！」

于右任見楊虎城不復電，情知有弊，又打長途電話給楊虎城，說明來陝的目的和願望。楊說：「我們不要任何人來宣慰。西北六千萬軍民，也不答應你來宣慰，還是請你早些回南京去吧！」可是于右任並沒有聽楊的勸告，還是滔滔不絕地說着。起初，楊還是「嗯，嗯，嗯」的在敷衍

着，後來聽得有些厭煩了，乾脆把電話掛了。就這樣，楊虎城給于右任迎頭潑了一盆冷水，把他阻擋在潼關。

在蔣介石十二月廿五日下午離陝飛京後，當晚，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吳家象，在西安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了放蔣回京的消息。于右任於廿六日清晨七時許即偕張鈞、王陸一等原班人馬離開潼關。廿七日上午，回到南京。在「西安事變」問題上，于右任是兩邊不討好。

一邊是組織「宣慰團」，被張學良、楊虎城拒之於潼關。廿五日，蔣介石飛抵洛陽，于右任至機場迎接，蔣甫下飛機即對于說：「張漢卿年輕，但楊虎城是于先生的部下，竟能如此，實出我之所料。」足證蔣介石對楊虎城之怨恨連帶對于右任不滿。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時，于右任曾當面向蔣提出：是不是把張學良、楊虎城放了？蔣說：我已下野，請于先生和德鄰（李宗仁）商量。後來于右任不斷催促李宗仁，李終以代總統的身分下令釋放張、楊，但遭到看守張、楊的軍統所拒絕，他們聲稱必須有蔣介石的手令，才能放人。于右任每談及此事，總是搖頭嘆息不已。

### 愛惜章草奇才老生

于右任廣為征集草書法帖，因緣際會，得以發現一位埋沒窮山，後來被于右任譽為「古之張芝，今之索靖，三百年來，世無與並」的章草書

法奇才王世鏗。

王世鏗，字魯生，晚號積鐵老人，天津（章武）人，生於清光緒初年，曾應科舉，應試時因其於策問、條對、天算有過人之才，被主考官懷疑為新黨，因而名落孫山，此後絕意科第，入關依在興安（今陝西省安康）做官的大哥為生，閉門讀書習字，過着隱居的生活。

王世鏗少年時代即喜歡臨摹龍門石刻，謂「有古拙博大之風」。到陝南後，游石門、劍閣，得見漢代摩崖刻石，更鉤深探蹟。他由文字學研究入手，追溯篆、隸、行、草書的發展源流，日耽翰墨，三十年不倦。他發奮訂正前人所謂王右軍「草訣歌」。一九二四年輯百衲本（集帖而成），兼收章、今草書，各為標注，名曰「稿訣」。一九二八年漢中道尹阮貞豫主持，將集字本「稿訣」並注釋刻石嵌於漢中南鄭縣寶峰山寺觀的牆壁間，遂有拓本流傳於世。

當時有卓某者，得「稿訣」拓本，將王世鏗名字抹去，托為明代人所書，印刷多冊，高價出售。王世鏗見後，擬提出訴訟，終因家貧無所依而未能如願，還遭到許多「書法家」的訕笑和惡意中傷，誣他「掩毀名字，剽竊寶藏」，「抗顏反噬，盜憎主人」，王世鏗背上黑鍋，更加窮困潦倒，困居漢中，以鬻字餬口。這時，于右任從坊間購得卓某在北平影印的石拓本「稿訣」，經過他仔細審閱辨認考證，覺其用筆樸厚真醇，不類宋書或明書，正遲疑之際，于之外甥周伯敏適至于公館，見其舅父所持影印本「稿訣」，乃其叔岳父王世鏗所書，周以此相告，並謂曾刻石漢

中，于驚問此人尚在否？周曰：現在漢中。于得知後大為駭詫，以為如此奇才，埋沒窮鄉僻壤，實國人之羞。遂致書駐防在陝南的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說王世鐘的章草是當今之世不可多得的佳作，並述及自己對王世鐘的仰慕之意，請孫蔚如設法妥為安排，將老書法家速送南京朝夕晤會。孫蔚如得書後即轉命駐漢中的旅長段象武完成此事。

時王世鐘家住南鄭蓮花池，老屋十餘間，以賣字養蜂為生，牢騷滿腹，嘗有「夫四十年看來不值半文錢，眼花手顫難勝賊，真是無如博奕賢」之嘆。段象武亦素愛書法，奉命後親臨蓮花池，贈予旅資及安家費用，王世鐘揮毫作書贈段旅長，並函復于右任，由長子王霞五陪同前往南京。于右任覺相見恨晚，盡出其所藏古今碑帖遺簡影本以饗王世鐘，並廣為稱譽，予以監察院參事名義，專事書法。在這樣好的條件下，王意氣風發，書法亦大進，復又書寫「重定章草草訣歌」，並為于右任書「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有人勸王世鐘訟卓某盜印一事，王笑曰：「此斯文之事，奈何對簿公庭，且如無此印本，我亦無緣得會于先生。」遂罷。

王世鐘在南京僅兩年即不幸逝世，于右任悲其客死金陵，贈墓地葬於南京牛首山，與清末民初大書法家李梅庵（別署清道人）之墓為鄰，並題詩四首以為吊唁：

虞公臂痛與猶酣，白首理名亦自甘；

稿訣歌成前數定，漢南不死死江南。

二

三百年來筆一枝，不為索靖即張芝；  
流沙萬簡難全見，遺恨茫茫絕命詞！

三

多君大度邁羣倫，得毀翻欣賞鑒真；  
一段離奇章草案，都因愛古薄今人。

四

牛首晴雲掩上京，玉梅庵外萬花迎；  
青山又伴王章武，一代書家兩主盟。

于右任的鬍子馳譽政壇，二十年代還與曹亞伯（同盟會會員，曾與黃興同學）賽過一次鬍子，由吳稚暉擔任裁判。于右任美髯飄拂，條條清晰，直到下頰，根根可數，白如銀絲，狀若神仙中人。

據考證，于右任是一九一一年年底開始留鬍子的，當時他創辦「民立報」每天忙到深夜才回家，實在沒有時間去刮鬍子，留了一段，對照鏡子，頗感得意，就留下來了。

一九二二年大革命失敗，于右任經甘肅入四川，在重慶乘輪東下，抵達上海。孫中山安慰他說：「失敗何傷，吾亦失敗來此也。」此後，于右任以賣字所得潤筆維持生活。他寫就的字件上，常蓋有「于思」二字的印章。「于思」是多鬚貌，「左傳」上有「于思于思乘甲復來」之句，于鬚齊胸，人呼于髯，又因靖國軍解散而返滬，大有「于思于思乘甲復來」之慨。

一九五八年是于右任八十壽誕，幾位青年記

者在其生日前的二十多天，湊了份子叫了一桌菜，於四月十四日中午邀請于右任赴宴。為了使老人歡暢一日，席間天南地北，海濶天空無所不談，後來竟談到于右任的鬍子。在座的青年朋友問他，鬍子自古以來被視為男性美，往往受人稱贊，有沒有罵鬍子的？

于右任說：「有，『笑林廣記』中就有不少，」他借酒發瘋。一時興起，掀髯而笑，說：「現在我來講個關於鬍子的笑話：

『在天堂裏，關公坐着看書，關興帶着笑從外面進來，關公放下書問：你這小子為什麼這麼高興？關興說：我同劉禪、張苞兩位哥哥談天。關公問：你們瞎聊些什麼？關興說：我們都說各人爸爸的長處。關公問：他們怎麼說？關興說：劉哥哥說大伯父仁義愛民，張哥哥說三叔父長才神勇。關公問：你呢？關興說：我說你老人家的鬍子……，「好看」二字尚未說出來，關公便勃然大怒道：老子有許多長處你都不說，偏偏要說老子的鬍子……，」故事講完，一時哄堂大笑，滿座粲然。

越調天淨沙沁園春

一九四五年初秋，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赴重慶談判。毛澤東於八月二十八日抵達重慶，住在郊區山洞林園（已故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

八月三十日，毛澤東、周恩來由山洞林園赴城內拜訪于右任，適于因公外出，未能晤見。晚上，張治中將軍設宴招待毛澤東、周恩來、王若

飛等，並邀請于右任、孫科、鄒魯、葉楚傖等出席作陪。九月三日下午三時，毛澤東再度去于右任官邸拜訪。毛、于自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國民黨執行部共事後，多年未見，老友相逢，分外欣喜。以毛澤東還要拜會政府其他要員，故未能多談。

九月六日中午，于右任設午宴招待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並邀請張治中、張羣、邵力子、丁維汾、葉楚傖等出席作陪。席間，于右任、毛澤東曾漫談詩文及近作，于右任說不久前從柳亞子那兒見到毛澤東「沁園春·雪」，對該詞的結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認為是激勵後進之的佳句。毛笑着答道：「何若『大王問我：幾時收復山河？』啓發人之深也。」說畢，兩人拊掌大笑，舉座皆歡。

原來，于右任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在西北考察時，曾在甘肅榆中縣遊覽興龍山，在參觀成吉思汗陵墓及西征戈矛等遺物時所賦「越調，天淨沙」中有這樣的句子：「興隆山畔高歌，曾瞻無敵金戈。遺詔焚香讀過，大王問我：幾時收復山河？」毛澤東所說的，就是于右任這首詞中的最後一句。

我們不妨也來看看毛澤東那首詞：

『沁園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被譽為「詩壇祭酒」的「南社」盟主柳亞子對於、毛兩人的作品有如此評價，柳亞子說：

「國民黨的詩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幅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潤之一枝筆確是開天闢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勞國事，早把這勞什子置諸腦後了。」這種看法是否公正？也是見仁見智。

睹圖憶舊補字抒懷

一九二八年，于右任與何香凝、經亨頤、陳樹人發起組織「寒之友」社，他們所取社名，寓意深長。松、竹經冬而不凋，梅花耐寒而竟放，故有「歲寒三友」之譽。「寒之友」社發起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國民黨元老。

是時，經亨頤、何香凝、陳樹人三人合作，於尺幅之間，經畫修竹，陳繪奇松，何描古梅，組成一幅「歲寒三友圖」，題材雖舊，但意境新穎，不落俗套。于不長於丹青，但書法聞名於世，作詩題款，當仁不讓，因而在「歲寒三友圖」的上方，題詩如下：

一  
紫金山上中山墓，掃墓來時歲已寒；  
萬物昭蘇雷啓蟄，畫圖留作後人看。

松奇梅古竹滿酒，經酒陳詩廖哭聲；  
潤色江山一枝筆，無聊來寫此時情。  
三十年後，由於這幅「歲寒三友圖」的因緣際會，再增添了一段佳話：

一九五八年，于右任的友人在畫肆偶見「歲寒三友圖」中堂一幀，乃以重金購得。此事為于的女兒想想得知，遂將此畫携回給父親看。時于已八〇歲，歷經滄桑，重睹此畫，不勝慨嘆。于在欣賞之餘，發現詩的最後一句遺漏「時」字，因而補書，並系之以詩：

一  
三十餘年補一字，完成題畫歲寒詩。  
於今回念寒三友，泉下經陳知不知？

二  
破碑河山容再造，凋零師友記同游。  
中山陵樹年年老，掃墓于郎已白頭。  
于為此詩時，回首前塵，百感交集，當年在中山陵所栽的墓樹，每經一歲，即老一年，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詩成之後，盛傳海內外。作此畫的經亨頤、陳樹人，早已亡故，唯一健在的作者是廖仲愷夫人何香凝，時任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她見到臺灣舊友的詩，回憶當年的交往，因步原韻奉和：

一  
青山能助亦能界，二十餘年憶此詩。  
歲寒松柏河山柱，零落臺灣知不知。

二

錦繡河山無限好，碧雲寺畔樂同游。  
驅除美寇同仇愾，何事哀傷嘆白頭？

三

遙望臺灣感慨優，追懷往事念同游。  
數十年來如一日，國運繁榮度白頭。  
因各事其主，身分不同，何詩已附上強烈的  
政治色彩，其友情不如當年之純真了。

### 追懷總理撫彈墜淚

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孫中山先生的靈柩移  
葬南京紫金山，于右任因足疾暴發，不能步履，  
未能參加奉安大典。但特撰「總理奉安之追念」  
一文以為悼念。他躺在病榻上，不覺想起開國時  
的一件往事：

一日，孫中山先生因感于右任在「民立報」

宣揚革命之功，以一枚砲彈贈之勉勵，于像砲  
彈一樣勇往直前。屈指算來，這枚砲彈已伴隨  
他度過十八載。他手撫彈壳，撫然良久。翌日，  
乃題辭於其上云：

當年奉賜令何意，今日追懷令墜淚！  
不平不令有時，百折不回令此物此  
志。

並題跋云：「此民之總理所賜也，敬為句以  
志之。十八年六月二日，于右任書於南京。」

### 醉題立軸飯店大發

此時，許多事情不愜於意，他再度出遊，借  
以消除胸中的積鬱幽憤。也許是去年游鄧尉印象  
太深的緣故吧？他又不彈其力地來看桂花，看後  
忽然憶起當年陝西靖國軍解散時的往事，即作「

鄧尉看桂」一首：

不是鴟夷去不回，朝吟暮醉看花來。  
無端夢落關西道，敗筆枯荷滿眼哀。

看罷桂花歸次蘇州靈岩山下的木瀆鎮，飲於  
石家飯店。該店系清代翰林馮桂芬舊宅，建築典  
雅，小有名氣，于右任豪飲之餘，詩興大發，以  
自來水筆在牆上懸掛的普通單條（立軸）上空白  
處，題詩一首：

老桂花開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  
歸舟木瀆猶堪記，多謝石家鮑肺湯。

店主看見于右任在他店堂的單條上題詩，不  
悅。經于的隨從人員向他解釋：于先生是國民黨  
元老，又是著名書法家，平時請也請不到，他肯  
給你們飯店題詩，你們的營業一定會興隆的。  
後來這事經一記者報導，果然飯店生意十分  
興旺，生意越做越大。

# 中外文史叢書 南京大屠殺

郭岐將軍著

定價新臺幣壹佰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軍入城姦淫燒殺，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前臺灣省議員、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曾於抗戰勝利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罪證確鑿，判處死刑。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南京大屠殺」長文，連載期間，轟動遐邇，傳誦廣遠，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劊子手的下場」及珍貴圖照，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訂價臺幣壹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